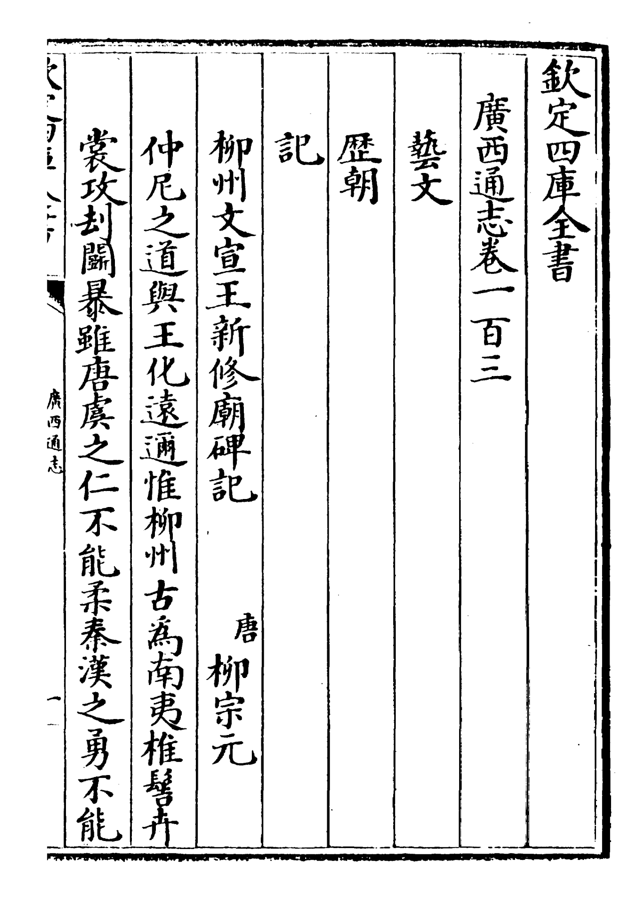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

藝文

歷朝

記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記　唐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

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

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
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
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或病焉然後知
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
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
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
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

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重建灌陽儒學大成殿記

宋　熊詢

灌陽爲全之支邑在州西南踰百里不當郵傳顯塗山突然而大峭卓如簪水滲乎其清縈紆似帶木挺疑攙天石怪類蹲虎清淑之氣多萃于此故士人衆多而賢肄業於學者葢十數而未止也然其俗以耕耨爲業不汲汲於營利齠齔之童皆善誦書雖負販者莫不能舉筆具字故民閑而性淳事簡而訟少盜賊希有囹圄常空爲令尉者督賦

役之外無他適日至學評論古今較畧人物且聽其議善否以爲已師也往時學在縣東崇寧間以舍法養士謂其地道隘遂遷於西邑置丞乃以舊學易爲廨宇厥後舍法及丞職相繼而罷進士范昂乃請教廳仍復爲學書齋講堂升處自適獨未有殿以居夫子像庭廡虛曠若非學校者余建炎改元之明年冬以漕檄姑置湘潭簿書權攝兹邑范侯以余舊嘗應詞賦舉朝晚過余以資講習余

亦喜其勤嘗至於學聽其誦詠之聲若出金石觀其餙繪之文如鋪繡錦愛玩無斁每至忘歸因謂范侯曰羽衣緇裳之流爲觀與寺必雄建殿堂嚴設像貌以崇奉其教非特務爲觀美也且使人知欽畏而嚮懼罪福焉今有學而無殿夫子之像闕然未有所覩何以使人瞻仰是將爲釋老羞范侯躩然而起曰吾徒居此皆竊糧而相從非資於官也舊學有殿請以餘貲徙於此可乎余唯而諾之

請助於後後乃鳩工集徒不旬日而徙置焉輪奐一新丹碧相照聳動人之觀聽又命匠人重餙聖像繪羣弟子於壁間纁裳元衣秉圭端冕乃左乃右若趨若揖燦然可觀既成適當仲春上丁恭循舊制犧尊而奉安之籩豆簠簋陳列於前觀者如堵後至無地跂踵而望以不獲覩爲歉祀事云畢升堂而坐范侯領其徒進而請曰禮殿既成聖像是設願得文以記其緒余應之曰論吾夫子之道如

天焉不可階而升如日月焉不可得而踰仰高鑽堅瞻前在後不可以心期而智索無像可也何以殿爲然學非殿則學之制不顯殿非像則殿之名莫立像設而道寓於其中學者觀像目注心存殆將逹其所以言與其所以行期底於道豈特嚮懼罪福而已哉范侯之心知所本矣請爲之記

重建梧州府學記　　洪　邁

服嶺而南以千里名州者三十七繚以大海其山

則羅浮桂林陽朔韶石諸峯皆扶輿嶄秀有仙者
窟宅水則昭潭武溪潯灘真湟淪漣清瀉可鑒毛
髮至於光靈紆餘發為草木之祥如水沉都梁素
馨之葩鄉氣郁烈象犀玳瑁珠琲之湊窮天下之
產不足以掩之都會蓋如此獨人物効奇闇然弗
章由唐至今五六百年之間卓然於時者曲江張
文獻公余襄公日南姜公而已爾是豈山川炳靈
精釆溢於異物使魁奇偉麗之氣不淑諸人耶何

其畧無而僅有也余嘗遊南方私爲其人太息盖閩蜀與粤是三者均所謂斗絶不毛之區而蜀移於文翁閩變於常袞今言多士者指二部爲甲乙惟粤獨不幸無良二千石心乎教化者尸盟之至環地萬里而漠然自外於上國蒼梧自漢爲郡入本朝有陳公恭梁莊肅爲之守其風聲氣俗直出他郡顧學校褊陋不常厥居於山之巔於氷井於鱷魚池其後逼於縣舍科詔取士又不於其鄉而

於潯於容最後茸於僧房白袍紛紛移徙之不暇

奚暇誦詩讀書以倡其心令任侯爲州獨齋魯其

民顧瞻校宫以爲當遷爲諸生相攸宜而得神霄

宫之舊址高明有亢龜食其墨禮殿齋廬閎嚴静

深廂廡門庖秩秩井井又作議道堂以待三歲角

材之地并之爲八十一楹經始於舊年之仲冬斷

手於今兹之仲春木出於山賈人不知費出於公

而樂助者四十一鄉民不知工出於鄰邦州兵不

知規模奕然粤中無足與比既成侯作書請記余謂士者自修於窮閻之間而待舉於朝廷之上雖羮藜飯糗顓顓於寂寞之濱固有窮乏其身而安之者此其志豈一朝一夕之爲哉有屋以居有粟而食用其藏修游息之暇以求夫存心養性之道聖賢閫奥直階而升爾一第常也何足以悤我爲哉諸士子其勉之必有不期然者侯名詔眉山人嘗令豫章之進賢余行其塗得謌謡於田里閭又

嘗過侯清江之居而爲之賦凌風閣者然則記學之成所不得辭也

重修桂林府學記　　張栻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有唐大歷中觀察使李昌巙經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始安故址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栻

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何所為而然哉天生斯民則有常性人立於天地間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皆性之所有也夫弗勝其事則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纎至悉何莫非事學所

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人惟喪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我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

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悚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遺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栻也不敏何足以啟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為之言

宜山縣修學記　　張栻

淳熙四年栻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於朝曰璧清介愷悌願假守符俾牧

遠民詔使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者蓋積累而後成廟宫既嚴講肄有堂師生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頌詠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固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栻獨以爲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

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虚言也建學於此使為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興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恊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服其心志束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乎東桑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近邉方固曰寡士然如

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
烕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
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
之者乎然則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
爲書之

重修靜江府學記　　朱熹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
序使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人

之方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而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

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後至於風俗日獘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氏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葢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

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宫發詔諸生厲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静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敏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虚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静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庳堙鬱爲

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𧆞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偏陋復易摧圮至於令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廡崇邃堂宇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命教者甚實且稱焉於

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敎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為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為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為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

重建灌陽縣儒學記　　余元一

灌陽令趙君求始至之日躬謁先聖觀其學庳陋湫隘愀然言曰是非為政者所當先耶武城絃歌風馨億齡吾雖不逮古人敢不盡心乎茲邑也介楚粤之間山拔而奇水清而駛魁奇秀異之民豈無生其間者獨未聞顯然見於世何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講肄無所雖有美玉不礱不錯非為政者之罪

耶治之西厥土爽塏襟抱環密廼度廼營廼基廼築聞者相與觀焉有耆儒曰此崇寧間之故址也後雖更徙不常而莫宜其地抑天將昌吾邑而畱之以俟今乎趙君聞而益喜之縣之士相勵而趣成之財不賦而羡工不召而集期月告成先聖之宮從祭之士貌像顯肅講道有堂棲士有舍門序庖廩無不畢備時淳熙九年十二月也夫庠序廢而不興為政者之責也庠序興而學不講為士者

之責也趙君之為是舉也知為政之先務矣士之
學豈惟習陳腐以應有司程尺為利禄梯媒而已
哉夫人之生與太極同體天地之心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萬物之靈也故旦晝之梏亡而良心苗裔
未嘗不發見去聖賢於千載之遠而方册所存有
默契而自得者秉彞在人未嘗泯也故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求則良心存矣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必思有以盡其分視聽言

動灑掃應對進退必思有以循其則持敬以居之致知以精之二者不可偏廢也後之學者務外而不由内計利而不明義文華之趨而操履之不顧記問之矜而大原之不究隨流而埋半塗而止非力不足也志不立也昔有問孟子以士何尚孟子告以尚志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孟子之志葢如是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源泉混混放於四海君子察於此可有志於學矣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達於我何加損哉元一既樂趙君之有成而望學者之有立於是乎言

重修全州學記　　元　揭傒斯

皇元治法周孔荒徼絶壤必謹學校以為教基泰定元年春郭侯履以長史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呰窳郡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

圯穿漏曽莫顧者講誦不興廌祼無所侯至會欽
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黄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
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即工前清湘長法哈進拜
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伐石食
工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
戚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
及賢哲於講堂之左右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闢
廟南廢地為杏壇以擬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館

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請予紀其事且俾告於有衆昔全之鄙為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詣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遑及郭侯為守天子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附獠而王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

乎夫殫才盡力以奉無益未必家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得遂養生送死使父子知親君臣知義夫婦知別長幼知序朋友知信君子登於俊選小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為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絶湘灌二水合流其下蓋為一郡之勝云

平樂府學記　　常挺

廣右嶺南重鎮槩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爲府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科目得人甲於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城可二里許居考槃澗之西國初燹於兵火前至元己卯郡監劉懐遠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壬午武德之子夢得再知州事力加修理規模益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廢其可稱述者葢無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禄公總制軍旅開署省事其明年以昭郡

重地控制梧賀選本省理問官托卜元善攝郡監秉義兵萬户勸農防禦事以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莅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身帥下早晚以思寢食弗遑發號施令與民更始威惠兼施寛猛得宜自郡城達於四境吏民為之改觀朔望視學見其上漏旁穿震風凌雨日益傾圯喟然嘆曰興崇學校守令責也予敢不夙夜祗懼恪勤厥職鼎建祠廟以奉祀事郡博士趙顯祖文學掾尹龍協力贊

成之廼考𦙍學租之没於某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某氏儒士之義助者一十錠公與學官各捐已俸共得數千緡選匠具徒購木於昭賀之境至正二十四年冬建立大成殿舊殿湫隘不足以奉几筵則擴而充之應門兩廡講堂齋舘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廣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侑坐肅然祭祀以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教朝夕絃誦之聲使民沐浴乎膏

澤被服先王之道元善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恭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太平且百年士大夫以名節相尚變故以來伏節忠義者無慮數千人漢唐有愧焉下至閭閻窮巷匹夫匹婦與折圭儋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爲利回不爲威屈皎然如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非強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世道豈小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

以富強爲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郡率民子弟教以經術蜀文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郡不朞年而政化大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育俊化民成俗有古君子風事既落成來謂曰願有以記之吾聞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作而不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

重建博白儒學記

明　鄒鳳

博白古爲白州宋開寶中易稱縣南去縣一里許

而學建焉迄紹興間再徙於縣治東深得其地東有衛公嶺之聳立南有蟠龍山之鬱結文星橋之横乎西登高嶺之振乎北挹抱據夫古今之勝精神凝聚産乎賢俊擢高科登顯仕而蜚英傑出者非一二計若龐孝泰之忠節李時亮之異政徐亜之忠勇秦懐忠之文學豐功偉績照耀千載皆由是學而顯第以學之設立年代久遠日炙雨淋棟摧桀朽莫有舉志克而新之正統紀元春嘉禾張

公本忠來簿是邑未幾吾章貢朱公昺亦以貳縣
至覩夫講堂圮毀師席莫安其所齋舍傾頹弟子
莫安其業文廟廊廡弗壯觀瞻欣然同捐已俸交
相規畫鳩木命工以鼎修爲已任既而新興李公
銘拜命宰白同寅恊恭早作夜思䢚力以完始於
正統丙辰十月吉日逮二年丁巳十二月一日明
倫堂舍先成高深方廣如度黝堊丹漆如法師得
以講學而安位弟子得以聽受而安業鍾鼓東西

各有其序圖書左右咸獲其列師生有舍庖廪有次煥然壯觀誠不勞力咄嗟而集事廼命邑士張源深氏朿書走幣禮余記期勒石以圖不朽嗟夫為政之道貴知所先蓋先莫先於親賢養賢莫先於學校禮樂詩書之府仁義道德之塲教化之所由施綱常之所由明蓋古今聖賢之所由相承養賢輔治莫不以為首務有司為政克知以是為先者鮮矣今觀愽邑自宰而丞而簿來有先後心無

町畦庀材捐俸鳩木命工同寅協恭慨然以鼎新儒學為已任誠可謂知所先矣雖然學校興則教化美師道立則善人多將見英才樂育彬彬輩出闡揚聖道明如日月之麗霄漢發為文章沛若江河之湧波濤擢科折桂登金門步玉堦盡忠君澤民之道致國家太平之盛當復超乎厖李徐秦羣傑之輩以著聲光之隆則是碑之立也不惟有以昭今日諸君子為政之美績抑亦以歷傳悠遠為

千萬世爲政者勸是爲記

重修臨桂縣學記　　周紀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無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所謂繼往聖開來學者孔子也我朝聖聖相承尊信孔子之道内而京師外而郡邑皆崇廟祀冕旒而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甚盛典也正統甲子冬予奉命廵歴廣右拜謁

孔子於臨桂縣學宮顧瞻廟庭石碑具存稽之始
末葢縣學初建於城東南再遷於城南舊縣治之
旁逮國朝始移置於此實宋宣成書院之故基也
洪武乙亥重加修葺距今餘五十載梁棟牆壁日
就毀壞予慨欲新之然未敢妄作勞民會有詔修
飭祀典祠宇於是布政使盱江揭公稽富州孫公
曰良按察使金華章公聰叅政上虞謝公澤雲中
武公逵憲副會稽胡公智叅議新昌甄公完天台

侯公臣僉憲五羊湯公性方文江王公驥玉山王
公受潮陽蕭公鑾毘陵鄭公觀湘鄉江公玉琳偕
郡守姑蘇吳公惠僉謀合志各捐己俸為之倡于
時同寅安成萬公節按節繼至觀而喜曰吾輩讀
聖賢書敢忘所自哉廼相與襄其成縣令陳鼐又
勸邑之好義者出資補其缺市材募工綽有餘饒
經始於乙丑仲夏落成於是歲仲冬工善材良既
堅且美巍然煥然不浮于度廟之制高二十五尺

廣四丈有竒袤五丈有半視舊葢增焉再逾月而

櫺星戟門之仆者以立欹者以正腐者以更規模

宏遠矣先是御史三司朔望行禮皆止府學至是

定議朔日從府學望日從縣學已而衆心懽悅咸

以爲當教諭三山劉和訓導番禺吳貞仙城陳遺

請曰是廟更修式稱瞻仰矣宜有記以示於後予

惟孔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所以爲始先天地

而沒知天地之所以爲終黙運於冥冥之中而有

以裁成輔相於昭昭之際謂其道非天地之道可乎諸生游泳於斯涵養於斯瞻拜起跪於斯究然聖人之在心目宜其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庶幾上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下不負藩臬董事之勤斯廟之修豈小補哉書以記之使後爲賢有司者皆知所先務云

慶遠府學記　　陳文

學校者王政之先務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故自

唐虞三代之盛下至漢唐宋元其間願治之君莫不以是爲急蓋國之賢才由此而作養造就以底於成用之以致君澤民宏其化理於天下而成雍熙太和之治者良以此也我朝學校之設内而兩京國子監外而府州縣莫不有之其教養之法甚詳且備超越於前而化理之效亦過於漢唐宋元遠矣然所在有學以育生徒必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朔望春秋釋菜釋奠之禮所由行生徒之育於

斯者皆知明君親之大倫以修其身以究其理以致其用以達其道者未有不由於學校也然所在奉行德意或有勤怠而學校之廢興攸係廣西慶遠府古粤地秦漢以後淪於荒服唐及五代為粤州宋咸淳始為慶遠府元改府為路為安撫司廹令洪武初定為府領三州六縣其江山險峻人風獷戾宋始建郡學張栻記之自宋至今人物科甲之載於郡志者亦有也皆非所謂由教而入者歟

天順壬午季春天台周君一清來守是邦下車之
初即釋菜先師孔子遍視學宫慨其敝陋曰何以
興教時隣郡寇攘弗靖君綏輯其民皆安生樂業
乃重建大成殿及旁爲兩廡前爲櫺星戟門復修
明倫堂并會堂後饌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
以至庖庫牆垣亦莫不完葺而廟學煥然維新其
南復侵地仍爲泮池表以二坊又以宋馮京皇祐
初隨父寓武昌登解省廷試皆居第一立祠肖像

以祀之廨宇鋪舍驛傳城樓無不修葺又立預備倉儲粟石以濟民蓋守是郡能遍治其事而獲乎上而安乎民使聚有養而習有學周君之績亦盛矣哉於是郡學訓導閩中陳蒞與國鍾淵曁諸士子目覩其盛敬述其槩因刑部主事馮俊屬予為記因記其鼎創與夫為治之槩俾勒諸石以為方來者勸云

重建梧州府學碑記　　邱濬

梧郡界兩廣間實爲嶺南要地上以邊徼弗靖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廣地未幾前總兵江公以召去而平江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於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於衆曰武雖可以遏亂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柔人心而融其强梗之氣莫若修文教修文教莫若興學校總鎮太監陳公是之爰主其意而前後兩總戎公

皆議允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拓其基撤其舊材足而工良都憲視事之暇躬為督視心齊力殫未踰時而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集休宿之所以至庖湢庾庫皆備閎麗靜深為兩粵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特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嚮也室

家之不保何有學校士民相與議於塗曰嚮也奔走之不暇何有誦讀呻吟之聲化為絃歌棘荊之所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黄君因衆心之所願求予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而有苗格魯僖作泮宮而淮南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

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之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議道於此同風於此造人材出征於此受成振旅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歲時率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

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奸謀於萌芽之始斂强悍之氣以固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斯乎

太平府學記　　邱濬

國家受天休命克相上帝以治以教際天所覆之地凡具人形居地之上者咸有以安其生復其性廣西左右兩江在嶺嶠以南之極處唐宋以來固

已州縣之然至今其守宰猶襲用其土官學校尚未遑立惟太平一府其守特出朝命常調且立學設官俾以教焉两江州郡前此所未有也成化丙申番禺何侯楚英來知府事慨然以教化為意凡可以為一郡之人變化其習奠安其居者無乎不用其心大要欲其民風土俗一旦與中土等夷任未期年政行化施民猺胥或乃與其佐同知韓廷或通判蔡顒推官陳宣等謀曰左右两江皆無學

而吾太平獨有學太平之支郡屬邑皆無學而獨府有學是則茲學之建其標準之所示者廣風化之所及者衆非内地他學校比也絃歌俎豆之地師生之所涖止民人之所瞻仰爲政首務莫此爲急乃鳩工庀材重加修葺規制宏壯藻飾華麗視舊葢有加焉既成遣生員陳鼎趙馳應貢春官教授羅順具事跡以記來徵惟天在上其形穹然而下覆乎地地所至之處極乎海而止凡在寰海之

內莫非天王之地惟其化之所及者有先後故其人之歸化者有遲速茍有介然蹊徑可通聖人在上推其教化而馴及之則無有不可化之理原夫二帝三王之聖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觀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皐落氏陸渾戎容適乎其境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也淮南爲舒徐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

外荆楚吴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遠中國所有者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焉耳自時厥後疆界日拓而遠向之荆楚吴越閩蜀遂皆爲内地其聲名文物之盛顧若反有浮於宋晉齊魯鄭衛之舊者葢天旋地轉氣運隨之而遷移則夫左右兩江之間其轉移通變之機安知其不本於今日兹學之設乎何俟雖於一郡立學然所關係甚大而遠後之繼俟芳躅以治以教於兹者尚當體

侯之心汲汲然皆以教化為心而士之生於茲地受侯之教養者皆從事於學孜孜不已與凡支屬之邑接近之壤聞其風者相與感發慕好學周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荆楚吳越閩蜀之區出而與北方之士相後先其將自此始耶何侯與此學其關係之大且遠如此不專為一郡也其不負聖天子所委任而克相之於是乎見焉

潯州府遷建文廟學記　　錢溥

嘗讀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名穆公平淮南歸覲
天子而乃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不以武功忘文
教也又讀魯頌泮水之篇知僖公修泮宮以復教
化而乃言淮夷攸服在泮獻馘獻功者有文事必
有武備也三代文武之道所以交修並舉而人材
以盛治功以成非若後世舉一而廢百者比我朝
列聖相承交重文武之道凡府州縣及軍衛皆設
學以育俊秀習射以修武備故百有餘年間人材

出爲世用者多文武兼資隆國勢而服海宇求振
斯道於上亦惟待其人而後興焉潯有儒學本宋
州學元爲路學洪武初改升府學在郡城小南門
外恒病斷藤峽寇爲害正統間守土者徙入城西
隅南向成化丙戌秋峽寇竊入燬及學舍而殿廡
僅存然歲久亂餘圖是役者殆難其人總督兼廵
撫都御史姑蘇韓公雍特舉武林孫侯暲由博白
縣令來守是邦侯方崇武靖寇賑卹饑殍招撫流

亡不暇而未暇斯舉既而韓公與鎮守太監陳公
宣總兵平江伯陳公鋭請建總府於梧州控禦兩
廣命叅將夏公鑑憲副范公鏞分鎮是邦寇患稍
戢民漸休復俟乃嘆曰古者軍旅之中不忘俎豆
况學校教化之本而不加之意乎於是率諸生父
老周覧其郡山川盤鬱風氣攸聚惟東為最盡順
其勢而向之何如衆曰諾乃掄材庀工俟農隙而
興役拓其舊址復其所侵地首建大成殿明倫堂

兩廡戟門東西齋櫺星學門以次而立復肖聖像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使諸士子瞻仰知歸游歌得所自嶺以南蓋罕儷也非待其人而後興乎夫古昔帝王之御天下身君師之位民自融於禮樂法度之中無有自外其化者周之衰治教衰微孔子出而任道德之宗師上知立教於既庶既富之後民知死信於去兵去食之餘宅天中而立人極亘萬古而莫易矧湯當瘡痍甫定民心皇皇俟首舉

學校使知尊君親長之道效死而弗去又何教化不興人材不成寇不畏威遠遁乎此魯僖公所以見頌於史克也嶺南列郡聞其風者皆興起於學明教以復性所謂洽文德于四國則韓公之功又豈無吉甫作詩以美其歸哉是役也經始於成化壬辰秋而落成於乙未春越三載俟日坐學雖一木一石必經其目而後用不傷財病民勸率有道而底厥功贊其事某始終董其役某而余乃以紀

其成

重遷貴縣學記　　張燦

貴之有學自宋慶歷間始其地在縣東城外其後一遷於城西再遷於下郭又再遷於中郭歷元入我朝兵燹洊至士以出入為難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桂陽朱公英以斧鉞征木﨑諸猺實會于兹停驂入學顧見廟宇不飭堂舍傾圮嘆曰此非風化之地也盍遷之遷之城内既以戒於吏則發官

帑七百金以爲之資取材於山鑿石于崖工庸匠隸百須之務各以次舉軍暇輙親往指授經畫凡三月始班師而規模大具未就緒也越明年都憲被召還朝吏以兹蝂弖治改元按察副使廬陵周孟中奉命來督學政釋菜之餘愀然不樂遂趣吏僝工責以程限於是丹漆依棟黝堊附牆殿廡堂齋厨廩庫舍之置罔不法式踰年而落成蓋即興賢坊以爲永基自宋迄今凡四遷而始在城内也

既而憲副謂玆事不可無傳乃遣庠生張瓚走幣千里而屬記於予嗚呼古之善教者四郊多壘而絃誦不廢此豈虛文强聒而已哉蓋知五常之根於人心五典之係於世道者不可一日而懈也故漢高常欲屠魯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釋不誅由此觀之學校何負於人顧士之無成者乃有負於學校耳方都憲於戎馬劻勷之際而獨能注意學校以勵士風可謂

知所重矣老成人之謀國固如是哉然則爾貴庠士當銘𢑱鼎以無忘都臺之舊德尚敦行懋學以無負憲副之盛心使他日攷事覈實有所稱指曰自兹學之遷而士之立於本朝與宦於四方者往往有風操政事可觀如此則兹學之遷可謂有遭而二公之於遷學可謂有功也已不爾則為徒遷斯文之病也嗚呼可不勉哉可不懼哉

重修北流縣學記　　周孟中

北流縣儒學先後遷者數矣按志學唐貞觀三年肇建於登龍橋西元大德二年遷於寶圭驛東延祐四年遷於寶圭驛西附縣治國朝因之天順間燬于兵成化七年遷於縣治之東北歲久汚壞且地勢逼隘弗稱育材衆議亟欲遷改會知縣事羅嵩至因衆之欲圖所以遷者相地得城東一里所即寶圭驛西舊縣基相傳有讖云金在後水在前學橋連出狀元讖雖未足信要亦善地也都御史

閔公遷之羅令亦捐俸爲倡禮勸鄉官耆彥各助工費置籍稽其出入無少滲漏任官督役而令紀綱弘治五年臘月朔日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首建講堂大廟次東西齋兩廡以及戟門大約爲屋三十餘間櫺星門三座俱用石以圖久遠聖賢肖像師生庖廩與夫鐘鼓器用靡不煥然一新落成之日謁廟瞻拜升堂講誦邑人父兄嘖嘖稱嘆作興者之有道然則爲諸生者可不知所自勵耶

勵之當何如亦曰居敬以持已窮理以修身本之四書以求其端參之羣經以會其全博之于史以盡其變入則孝親出則忠君時平則建功立業時危則伏節仗義隨其所遭求無媿而已諸生知此而勉焉斯上不負聖天子養育之恩下不負都臺作興之意若屑屑以地勢之美惡爲辭而不反求其本則亦末矣非余所以命於諸生也是爲記

懷集縣學記　張翊

懐集縣廟學既聿新邑令區君走使幣出縣博李公瀚手狀白予請記按狀懐集古屬南海郡元屬賀州今隷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壊於歳久至緝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稱先是長民者才困於簿書識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慨嘆自我區侯來令兹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瞻顧仰首太息固勵然以爲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

稱乃肆力於廟學甲寅秋七月公廨成乙卯秋七月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櫺星門成戊午春正月大成殿成於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像位之嚴飭俾夫往來部使者與凡士庶得以具瞻而起敬爲師弟子得以冠裳從容磬折譚道於廣厦細氊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卓有以出於尋常其克建此偉功哉固宜穹碑大刻以昭示將來而文字之托敢以累執事乎閱狀既嘆曰嗟夫學

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則聖域也然自夢楹之後承其正緒僅僅孟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寥寥數千載僅僅周程朱張三四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爲有間此固元氣之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况奪之以詞章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遠弗至我欲仁斯仁至者吾敢薄望吾人哉所願爲

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知所以學而首風化者
又知所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懐集其鄒魯乎奚
富庶之足云重區君之舉輙敢論其大者

重修梧州府學碑記　李東陽

廣西梧州府附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在東南門
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成化初右都御史韓公
雍開置師閫特新學制徙壇他所并廟爲一次府
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

湫爲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暇也比左

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

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忽

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乃簡於郡屬命知府張吉

同知謝瑚凡諸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令於是

鳩工度地會其材物卜日興事肇土爲堤周百二

十步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

爲欞星門三造甓爲垣爲丈百堂有分齋殿有翼

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其故皆因而新之廟樂始於韓公祭器始於元教授吳熙修於前知府陳棫歲久皆敝於是延師募工補葺肄習舉無遺缺而學之事始備經始於弘治之丁巳十月至戊午五月而成教授鍾琪輩具書請紀成績以示來世予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教武衛而爲之制蓋所以綏服者文以治内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偏廢而輕重之叙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

統於司馬而受成獻馘皆於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爲政者亦宜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簿書爲急置教化於不足爲其或有疆埸之事斥堠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內非但不容於不畧蓋必有廢而不舉者梧爲郡當二廣之衝營陣所集戎馬所聚宜無急乎鉛槧卷册之間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於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冑之英土著之

舊者皆其所有事也况其大者或與於科目之選出而爲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宣力參天地贊化育者由此焉出然則其學校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厲之風不於此始亦奚以施哉夫秉彛之性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風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綏文而急武詳外而畧内

則斯士之不歸於極不用於世也亦豈特爲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爲已任折衝禦侮之畧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爲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逢也嗣是以後安知嶺海之徼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顧爲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歳月於碑張謝皆進士有善政予聞之鄧公云

重修梧州府學記　　陳獻章

兩廣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介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州開設三府病學宮不稱亟選於府城之東南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廚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并立於

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煥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茍能修之無有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日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國家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師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方然則風俗何由而

正賢才何由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在於斯乎嗟夫有開厥先有成厥後𡧪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况於廣大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嶽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揺不可束縛也哉此則鄧公所望於蒼梧人士者也州别駕謝君承督府命董兹役至

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義不可辭故書

重修荔浦儒學記　　吳梁棟

縣治舊在今城之南地勢淺薄僻連猺獞景泰丙子歲移城于兹學亦隨以遷迄于今六十有餘年而殿堂齋廡倒塌殆甚生員蘇澄等始具呈請諸當道咸曰學校為政首務允宜新之會應山楊侯以遷任去周侯適繼知縣事下車初即引為已任

凡其徒庸之計財用之湏皆俟之操心也維時備司裴公綗雅重斯文力致贊襄廵司林君夙夜敦匠期於必濟今皆結砌壂茨楮堊一新棟宇甲第深宏規模豁開視昔大有輝煌矣計用在官銀二百五十九兩二錢外有油烟册及磚瓦等項估計不敷者共銀六十四兩俟皆捐俸充之若夫神像之裝修泮池之甃砌置卧碑著殿扁共銀四十兩遣生員王輔莫磷等賫簿勸題又所以畢未竟之

功也肇工於正德庚午歲仲冬之吉落成於正德壬申春之二月僉謂余宜有記故不揣固陋謹按經營規畫所預知者詳悉僭書以垂諸石其樂出已貲助成厥功者姓氏咸次于碑陰焉

全州修學記　　蔣冕

全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粤之衝山水奇秀風氣清淑學則肇遷於宋中更於元入我朝百四十餘年修葺不常勢漸圮敝正德癸酉姑蘇顧候自開封

守謫知州事既至首謁夫子廟周覽徘徊延見師生知前此學正楊葦常備以學圯宜修事目徧請于撫廵藩憲諸司已皆報可遂卜日釋奠以告於廟庀材鳩工屬吏目邵濂董其役凡殿廡堂齋以及尊經閣立教廳與夫庫庾門墉之類或易以梁棟桷榱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修飾無弗完者又因學後城垣之上又全寧樓故址剏樓三間更名曰翔鳳以學宫在鳳凰山之陽據一郡之勝樓又

據學宫之勝有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也始事于是歲十二月訖工于甲戌七月侯以予舊學於此屬予記予喜侯之為政知所先也諾之因以告全之士曰吾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僅數日程帝舜南廵漸被聲教及周子挺生濂溪倡明孔孟絶學以開程朱之源吾全於濂溪尤為密邇不異曲阜之視滕嶧爾諸士生長斯地為郡秀民而來遊來歌於庠校一新之初豈徒逸居坐食誦説於其

閭哉夙夜孜孜思所以講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庸非爾諸士之志乎吾州自柳仲塗來刺郡以古文教學者士知文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唐固言先後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槩未之有聞今幸際聖明之世表章六經自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爾諸士夙夜孜孜講明聖賢之學茲維其時矣居則修齊以化導鄉閭出則治平以利濟民物隨所器使務盡其所當為則

庠校之新豈徒爲四方觀美已耶昔歐陽文忠公記其鄉郡吉州新學謂幸予他日歸榮故鄉因得以謁學宫問民俗頌國家太平詠守長遺愛予於文忠無能爲役而其心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輙以致予惓惓之意俟名璘字華玉以風節聞於世令守台州時望甚屬之斯學之修也始終其事者楊韋卲濂同知朱富訓導范軾曽輪亦皆能體俟之心例得並書

新建灌陽縣廟學記　　　　蔣晃

灌陽有縣自吳始吳既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分泉陵等十一縣統於零陵郡而灌陽居其一自置縣至今千有餘年其隷全州爲屬縣自石晉天福初至今垂六百年縣之有學在宋慶歷後始創於縣治之東崇寧中遷縣治西惠明寺右其後更復不常淳熈十年縣令趙永始即崇寧故地建置廟學教授余元一記之嘉定間全州守蕭一致楊若

先後修葺楊守又給田於學以養士學制既備自
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歷元至皇明學皆建於城
外地既荒僻規制卑隘無以仰稱累朝興學養賢
之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寧灌合二鄉舊
自昭之恭城割而隷灌二鄉旁近恭城之蠻往往
來肆剽刧學宮既居城外蠻來輙恣意踐躙殿堂
焚圮荆榛彌望乃嘉靖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使
楊君必進行部至灌祇謁先聖周覽慨歎倡議遷

復謀於提學副使李君中且請於廵按監察御史汪君淵議皆克協爰檄知縣周應禄任其事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兩廡戟門欞星門學自明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庾庖湢百爾咸備明年四月周令率師生釋奠於廟以竣事告適予得謝歸教諭黎獻太學生張監等詣予請記諾之予聞淮夷病杞及鄫而魯爲之懼興學崇化其患始息故

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其獻馘獻囚之在泮且致其懷好音而獻琛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取焉令嶺外諸蠻其獰獷狡悍未必過於淮夷而乃憑恃險阻頻年弗靖擾我疆埸戕我黎庶聖天子既先後簡命總理戎務重臣次第草薙而禽獮之今日之歌頌聖明視魯人之於僖公蓋不啻逕庭矣興學崇化以息邉患令豈異於古哉濉自肇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也孝弟忠

信禮義廉耻以修其身頌詩讀書求師取友以窮
其理二者交盡一出而效用於時俾國計民生有
所倚賴潛而未用亦必謹言慎行有所不為使宗
族隣里稱為一鄉善士或出或處而皆不失乎道
義之正士風由是而盛民俗由是而美不但僅有
可觀如在宋時而已司憲三君子所為惓惓焉求
以祗承朝廷興學養賢之意寧外此乎予故丁寧
以為爾灌之士告其相與勉之

重修富川縣文廟記

汪若水

富川爲古昭郡屬其山川風物枕八桂而衮蒼梧士生其間恂恂悃愊無一切浮靡之觀迨我皇明熙洽百年文教釀蔚蒸蒸稱盛富庠舊在西南郭正德初徙營茲地稱抱形勢一時有司相與宣力寢廟森嚴足歆士類景仰歲久繕修弗繼甍宇斯傾庚辰夏郡丞莆陽鄭公以欽署臨部周視學宫建議修葺未幾以還郡行嶺潮周侯適令于邑輙

舉而新之惟時工浩役繁議費不給復請益當道又逾年始克鳩工經始于辛巳十一月訖成于壬午春二月朽堅頹葺湫隘爽塏殿廟門廡煥然改觀視昔誠倍之矣夫二公一時人望慨然加意於斯文以故後先相繼不謀而合式成厥功學博蕭君自柳郡之上林擢掌邑庠教事樂觀成典爰命庠彦諸君問記於余余不佞乃敢言曰歷萬世而不毀者吾夫子之宫墻也何修乎修之云者崇先

聖以詔後學意至殷也竊嘗論之國家廣厲學宮恢宏澤泮爲髦雋瞻依顧責專於職牧者是有國之尊王公之貴欲進諸生以聖賢之學不能不假手於人而後濟也若士之修所學也亦由人乎哉致知爲入門踐履爲實地廉恥爲防畛經術爲戶牖仁廣居也禮正位也義大道也其要至簡取諸已而自足其用至博措諸用而罔不該三代之學學此也其士貴貴此也嘗考其人處則闡性命道

德之微言出則建儁偉光明之大業勲成名立節著焉天下莫能及非誣也彼誠學得其道而用不窮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顧吾志趨何如學術何如耳矧兹有作興教育於其間者耶多士際聖道大明之時值文教維新之會有不慷慨奮勵以古人自期待求無愧於聖賢之門者非夫也尚相與闢乃門拓乃地植乃防檢新乃戸墉毋曠爾居毋出爾位毋茅塞爾道俾異日者出為國家用綱常

繫以不墜世道賴以維持樹奇彈赤種種不謬於古人則學術事功具舉之矣即使避謝聲華其人亦足以淑人而範俗庶聖代興學育材之典少裨萬一哉脱或因循苟簡悖棄師説徒以徼利達則數仞宮墻自若也殆顓孫氏所謂焉能爲有無者與噫有司不負士士負有司也無乃非諸賢自待意乎無乃非賢侯屬望意乎若水無似因紀學績而輙舉所愧以告人尤冀與同志君子共勗之也

顒韋毋忽俟諱篤棐號完初潮陽世家學博諱伯鯤號仁山義寧世家若縣尉陳君茂萱吏目王君言則董役甚勤而其功尤著宜書之云

建思恩軍民府儒學碑記　　張䎃

思恩有學自夲瑛始瑛土官也故習各酋長皆以征戰爲務不知尚學坐是土俗鄙陋人性獷悍違羽毛類不遠矣瑛獨耻之而瑛之後曰濬者乃背違瑛之志遂以驕縱滅矧曰學乎弘治十八年誅

濬改流復設學校然皆事出草創因陋就簡爲學校諸生者不過聊具巾服以稍肖流屬而已至於講明禮義之教誦法孔子之道或未必然也萬歷元年侯君國治來守是邦急以教化爲務每課耕暇即進諸生與之講授經義尊聖人之道邦人士有興起焉者先是學宫建在府治外簡陋荒蕪不足以安先聖侯君每詣學與諸生談必越溪河漲則諸生病涉焉廼議遷於府治中然又乏備因檢

貯得四十餘金皆侯君禄也牒聞於撫按藩臬諸公諸公曰可爰即城内舊基改造之舊基有陽明書院建自濬黨平治後似不可廢然以文廟視書院則有緩急矣遂即其院而大之為殿為廡為門為祠為堂舍公廨較他郡更新焉侯君可不謂留意化民者歟嘗讀漢史至文翁傳未嘗不嘆世人無不可化而俗無不可變也夫蜀在西漢前於思恩亦無異文翁憫僻陋變夷風乃修起學宫於成

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卒之經明行修蜀地大化比齊魯焉蠻夷之風云乎哉文翁行之於前侯君效之於後安知思恩不蜀郡若也工既成思恩諸生造張子請記張子進諸生與之譚皆能稱說仁義有中州風是其騐矣柳宗元書孔子廟碑謂秦漢之勇不能威唐虞之仁不能柔由今言之又奚必威秦漢之威而柔唐虞之柔哉遂爲記是舉也本府同知鄭一濂經歷趙復亨教授藍田

學蔣國貞武緣縣知縣陳一厚皆贊襄文教有裨
是邦者例得附書

養利州學記　　謝杰

教化之於風俗猶隄防之於水然水性善動不有
以瀦而蓄之則四瀆決齧不可收拾是獨水罪哉
亦不善隄防者之過也民生之初顓蒙鄙樸有如
標枝野鹿而耳目之嗜好者又從而毆之隨化而
染矣古先哲王深鑑其然是以維之以禮教而陶

之以學宫有詩書六藝以定其業有講習辯說以明其誼有端昇衿纓紳韠觿礪宫羽以束其形有籩豆簠簋罇罍琖斝盤盂几杖以習其度有賁鏞絃縵管籥柷敔以和其聲有珩珮琚瑀釆齊肆夏和鸞勺象以諧其節有夏楚扑作移左移右移郊與遠方以收其威以故秀民之肄於斯者朝游夕息日去不善而趨於善真若氷之必寒火之必熱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焉漸摩既久人自爲教

家自爲學馴致閭閻之下絃誦相聞駸駸乎有比
屋可封之俗何其盛也嗟乎達於此者可與之語
葉大夫之政矣大夫王融之儁儒以茂才異等入
太學出倅江州尋擢養利守大夫可謂用違其材
顧大夫安之日惟化理以圖稱塞養利粤西之僻
壤去神京不啻萬里而遥夷吒之與居獲猊之與
隣官斯土者率世其土近雖易土而流然亦以土
酥之因陋就簡蓋非一日州學舍逺州治二里許

博士弃之不居鞠爲茂草蠻人直儲胥目之去則
牧豎飯牛扣角其間有司弗能詰也大夫至始議
更之易遠而近易故而新易湫隘而爽塏拓城以
爲衛引水以爲辟雍以丈計者三百四十有奇版
築取諸力役不鳩其材辟雍爲池從百二十尺衡
殺從什之三深殺衡八之七會時苦魃大夫導水
之源注諸池池溢令力役者得疏其餘潤以溉田
民咸欣欣然色喜忘其爲泮宮役也不踰時而功

告竣門堂殿廡齋祠舍宇暨於亭庖庖庫靡不種種具備毋論鑾無從入即牧竪亦罔窺其門得優游於斯者非貯學之薦紳則就學之章縫爾言言翼翼濟濟蹌蹌宛若與成均並都者大夫既落成乃走介萬里告其友人謝杰且屬之記謝杰曰大夫可謂古循吏矣嘗讀史至文翁治蜀每亟嘆其知所重者大夫修起學宫業已無媿於成都矧數捐薪俸以助工役又適與減省少府用度者相類

自今諸生有成就者亦嘗除吏繇讀傜補孝弟力田予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予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予余知大夫必有合也他年諸生出行縣吏民見而榮之豈無如司馬長卿張寬王褒者出於其間籍令之賦子虛大夫頌金馬碧雞吾道亦愉快也且上方隆洽文治薄海內外罔不率俾粵西雖遐孰非聲教所及漸濡淪浹以躋於古哲王之化夫何難者大夫治養利善狀甚具余簡

不勝書姑述其所教化者若是亦班史傳文翁意

爾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四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四

藝文

歴朝

記

重建懷集縣啓聖祠記　明　蕭信

國家建學校以崇祀夫子者至矣肆聖上龍興又允輔臣之請詔天下立啓聖祠以追隆所生又曰

顔曾以次之諸父亦各崇其配是皆敦本宏原報德報功之無盡者懐集啓聖有祠坐文廟東卑而淺湫而隘牆垣瓦桷動以傾圮以至神座木主涵而為一吁可慨哉嵗嘉靖辛酉郡侯海雲李公者廣之歸善人也由國子博士出判於梧適来署懐事先是按院高公委公視恩恩府篆廵道夏公以為恩恩簡僻無以展公材特留公署懐集葢謂懐為劇云冬十月公至懐集遂謁文廟步出廟東瞻

祠慨然興嘆週迴視之躊躇頓步而不忍去然公初至百廢未興懼於動衆今春三月十有四日始簡所千戸高翱吏目徐尚質者董其役為之崇土闢地構木鳩磚採度俱興卑者高淺者深湫者實隘者宏亭榭池泓矩方繩正至於神座木主皆煥然一新當是時造版籍撫猺獞諸務冗集而公不忘督責雖暮夜或叩學扃視之其用心如此乃工匠則倩之他郡畚貟則借之軍餘供億之需咸公

所自備而信適來教諭兹邑偕司訓陳雲龍者矢協力賛成之仲夏二日竣工公載瞻祠宇宏敞軒翔樸素渾堅足以妥聖靈修祀事矣於是卜吉辰遷栗主入祠公躬潔俎豆備牲帛修妥侑之儀走履趨蹌肅然以敬儼乎若聖靈之臨其上而對越不少懈焉里中諸父老環而觀之且駭且愕咸以為數百年來所創見者也於是典史朱曇諸生何元仗何元佐袁球羅鐸等相與偕來問記於信信

惟公之學一本於聖人聖人之學久矣不大明於
天下及公至懐汲引諸人士談說精一之微闡發
克復之奥皆攄所自得不襲言詮雖盛暑隆冬猶
必正襟彌日亹亹而忘其倦諸士人始聞聖學之
原而聳然敬聽矣然公非徒言之也公初至懐值
諸猺擾攘之秋民罔寧止公經理區畫訓練戎兵
戒嚴阨塞復廵司者三撫輯猺夷通商貿易立墟
場者十訓誨猺獞誦詩習禮建社學者八季冬召

諸猺獞至止邑中推心置腹啓導諄諄至給廩受餼之聲歌禮節情意懇至不啻若慈母之愛其子也由是四山恱服懷德畏威或願請為編户民用安枕公尤喜以禮樂淑人徵樂師於梧郡市樂器於穗城集閭閻子弟而居之館署吹竹彈絲敲金擊石洋洋渢渢至日暮不休遠而鄉村童孺亦皆聞風来學計輒數十人時或進於公庭或偕之學舍命之正容肅儀式歌且舞猺獞夷獠以聽以觀

咸油油悅也有古武城之風焉問者唯唯而退遂

記之

桂林府學鄉賢名宦祠記　　周孟中

天地之正氣無乎不在人生其間惟君子得是氣

之正由是隨所寓而發光明正大精誠不貳其生

也人仰之其沒也人思之祠廟而蒸嘗之焄蒿悽

愴如或見之豈非禮義之同然曠百世而相感者

乎侍御史邵武朱公欽按二廣政暇考廣右圖志

於人物宋得朱道誠李珙石安民宋士堯馮京林勲梁詔祀於文廟之右名宦唐得褚遂良張九齡劉蕡元結宋得余靖李師中胡舜陟李浩詹體仁高登趙抃岳飛程珦廖德明崔與之蘇緘吳得陸績流寓宋得范祖禹張庭堅胡夢昱黄庭堅鄒浩胡銓李光劉子羽漢得士燮祀於文廟之左諸君子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流寓於斯或以忠誠著或以孝友稱或以政事武功烺烺炳炳斯真當大

任而不疚抗大義而不回臨大節而不變雖時異勢殊而根於正氣之發者蓋無有不同也是故氣之光明如日星氣之正大如山岳其精誠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去今千百載凛凛猶有生氣朱公祠而祀之以風後進可謂知所務矣孟中奉命督學斯土恐其久而泯沒也迺謂桂林知府羅珣同知馬晃琢石刻諸賢名氏並履歴之大槩庶後之君子仰其名而論其世論其世而師其人使吾之

正大光明精誠不貳與為匹休焉顧不偉也歟謹

記以俟

全州名宦鄉賢祠記　蔣冕

弘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建名宦鄉賢祠以為世

勸吾全僻在一隅茫不知奉行者垂二十年逮正

德末廣西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蒞全惓惓

祗承德意相地於學西稍南爽塏軒豁檄知州章

謙市材僦匠左右各建祠四楹祠前東西各有夾

室其外總為一門以便守奉左祀名宦自宋刺史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祀鄉賢自宋孝子朱公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爵鄉賢以齒每歲春秋丁祭後三日州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既落成劉君以書畀判官鄧能秀如京師請予記其事且曰某為此舉於扶世道植人心竊有志焉特恐去取或茍上下相蒙祀非所宜祀則非惟不能勸祇益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承德意哉今夫官於其

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於其鄉而衆共稱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耶凡有道德教於鄉者沒則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德何如耶宦業如是而祀之則凡仕而居官者勸賢德如是而祀之則凡士而居鄉者亦無不勸禮行於一堂而風動乎一郡扶世植民所關非淺鮮也而可以不慎哉子復書曰君言是也子

當黽勉執筆以著君志書纔達而君以陞任去二祠建祀事久猶未克舉予尋亦得謝歸督學僉事瓊山唐君胄課士来全鋭意續成因祠之舊稍加修飾乃制神主卜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不無增損之殊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寧其説凡主祀事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慎也能慎於推擇之初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唐君未竟其事亦尋以陞任去久之僉

事香山黄君佐来督學政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閭而於名宦鄉賢二祠尤兢兢致慎而不茍公是公非不少假貸視劉君唐君益較嚴矣嗟夫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世牖民以導揚上德歲異月新豈必家至而户喻哉本之教化樹之風聲待其覿之於目而慨之於心必有暢然於中而不能自已焉者夫固無事乎繁詞複說而後人知所勸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三君子維持世教之

感心

建博白縣名宦鄉賢祠記　李喬木

博白縣舊未有名宦鄉賢祠有之自繆尹始繆尹宰縣之復年一日喟然曰昭賢否別鑒戒治之始也白雖荒遐民社之寄均名宦鄉賢前此豈無其人乎抑有之而未表章者乎於是考圖稽籍文獻足徵蒐輯故實修成縣志而得名宦六鄉賢四萃為一祠所以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也祠居

縣治西堂三間為行禮之所廊廡階墀大門儀門悉做官府之制繚以周垣通以大道創建於癸卯冬落成於甲辰秋規制可觀昔無今有而求記於予予攷龎孝泰之忠義自許趙奎之愛民如子洗積中之仁惠為政楚偃之勸民耕織徐噩之力戰死節秦懷忠之平反寃獄趙惟清之以禮為教李時亮劉勝吴原正亦皆遺德在人不可泯者時有先後賢無古今立祠設位春秋血食蓋有合乎祀

典之義也後之宦於斯生於斯懷見賢思齊之心而勃然興起則其應祀之數又豈止於此哉是為記

建梧州尊經閣碑記　毛伯温

聖賢之心學傳於六籍故盛世育材以學宮取士以經術我祖宗右儒飭治養士之制鑒漢唐之疎兼殷周之善故選則專科習則專經治效之收寖逼遂古夫郡守稽六課之教於諸令矣復設郡庠

者亦所以廣賢途而責成專也梧之學自宋元祐建炎移遷靡定類非形勝紹興間刺史任詔以老氏廢宫改建焉國朝置梧州府學蒼梧縣學於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而學峙其左右成化初都御史韓公雍撤而新之徙壇他所中建文廟翼以二庠於兹七十餘祀築者圮支者撓然初未有閣也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蔡公莅學之暇周視三嘆與總兵安遠侯柳公珣謀曰興師受成

振旅獻馘皆虔於學顧若此又安展禮而示武哉

進朱守鴻漸曰今聖天子紹道學之正統敬一有

箴播諸黌宇非藏以傑閣與五經並尊誠缺典也

乃檄朱守擇屬董工掄材傭力費弗出民民弗知

役乃度廟後之地剪棘實坎豐址堅甃中建尊經

閣左右分創講堂以業兩庠諸生閣崇若干尺講

堂各崇廣若干尺殿堂門廡饌舍宿齋規制鼎煥

庖庾周垣靡不斬斬公又曰士固可以居業而達

才之效或悠悠也乃復敦聘專經名家之士勷翼
師訓政暇則視課之詰疑啟祕授說弗倦環橋之
衆率多踈悟嘉靖庚子予偕公奉命平安南之僭
制開閫於梧蓋嘗觀公之文而知其武觀守之教
而知其政觀士之讓而知其習於戲地無遠邇聖
教王澤漸被則化肆達令南粤之才與吳閩關洛
齊美並盛矧蒼梧又其上郡也哉夫明經所以自
信講論所以自修匪干於時而世莫我違者此良

士也良士之功無倍其師説不敢非先王之道而已矣是故士之所以優游於學者有所務而無所勞上之所以責備夫士亦非有所甚難者也公名經閩産也予嘗記公平峽之烈兹復著公崇文之典夫學有體用政有張弛道有文武所謂挾修志而期景業者非文以附衆武以威遠無足觀矣諸士庶幾卒業於道哉推官唐世喬與贊規畫教授李仁教諭林迴霄訓導劉鐸戴恩咸有樂成之蹟

得附於石

太平府尊經閣記

鍾繼英

今天下府州縣學多建尊經閣凡以明聖道而一士趨也粤西太平歲久未建臨海蔡君迎恩守太平既三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始鳩材而創制焉至於上已告成矣乃與節推麥君琛徵記於不佞英且以播告諸士英嘗聞之古云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

是六經也者固聖人之道之寓也今夫善為國者必導先王之典章善為家者必導先人之訓令不導典章則不足以守其國不導訓令則不足以保其家彼聖人者葢吾儒萬代之宗祖也其所詒六經奚啻國之典章家之訓令也哉為士者不有以導之則家非其家國非其國而一脈相傳之統緒絶矣其何以光昭前人之令聞哉我祖宗以来聖聖相承咸以堯舜文武之道治天下兩畿而外莫

不有學莫不有師其教則五品其術則六經諸不在是科者有禁一時奇衺之士變異反同而都鄙鄉閭之間家詩書而戶禮樂蔚然與三代同風太平古駱越地郡縣其土僅踰百年王化所漸被無論城市即長林邃谷之夫莫不誦説詩書稱述孔孟而薰陶乎禮法之場其遊庠序而服章縫者類多博古通經而不悖嚮往夫聖人之經非徒文也道也士之於經非徒尊其文也貴尊其道也諸士

誠能莊誦其言仰維其義專精致志使聖經之理無不融會於吾之一心而珍之如琰琬信之如蓍龜由此而窮則以是道繼往聖由此而達則以是道開太平由此而常則以是道植人紀由此而變則以是道振大綱猶之有國有家者遵其先世典章訓令兢兢守之罔敢失墜豈不為聖門之克肖哉如芻狗其詞糟粕其理竊取夫一二近似者以梯富貴而弋勲名其視訓詁詞章之徒抑又下矣

正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何以號為名世大儒哉予於諸士有一日之長故盡言相告庶登斯閣而知所尊以求速肖於聖人而無負於蔡君建立之意其興造歲月始終經費工料數目別載碑陰兹不具論論其大致如此

鼎建龍谿書堂碑記　　宋　張自明

崇寧甲申夏五月之初太史豫章先生黄公謫来宜初僦居於黎氏居之三時甚安樂之然後有南

樓之厄頃余得其儆居墨帖讀之意宜之人必以雪
堂視其處及來訪之莽然荒墟矣黎氏不復能有
已轉之謝之秦謝得其一秦分其二廼屬宜士唐
總龜韋安雅韋文虎從求之三家皆士人聞言欣
然願獻其地嘉定乙亥三月壬申廼鳩廼工作祠
其中後建崇堂上敞高閣旁翼十室前立重門又
從垣之宜山少府張可久督其役堂成又裒公在
宜之翰墨盡刻之石以寘於堂使宜之秀士遊於

斯修於斯景行於斯焉祠前支離兩古樹公所封植名之曰萬紅門前頗黎一方池中有立石形如半圭其色正黑名之曰墨池宜人尚多能道之始公既鬻於南樓黎氏不忍以其居屬他姓遂易之為亭請名於公公以環亭多美石舊名寶華乃題之曰寶華亭黎氏又設公之像於亭而嚴事之故舊像藏之黎氏舊扁藏之秦氏一百一十年矣余物色得之復規作亭以存其舊又以舊扁舊像函

之閣刻之石以傳無窮于是總名之曰龍谿書堂將屬記於名世之家故先述其所以作祠之意又作迎享送神詞六章章四句使宜之人歌以享焉而併刻之初度地有細民宅其旁未去公使黄衣夢之曰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黎明遂去之及鳩工又夢一民曰汝輩勿汙此汝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民如言坎之得一缶古矣既即工奉安祠事衣冠藹如登降成禮宜人來觀來瞻起

敬起畏如公之臨其上也乃歌此辭以享之其辭曰宜之水兮龍藏宜之山兮龍驤德人兮天游炯秋月兮寒江来游兮自東騎赤鯶兮乘剛風左节枝兮右白羽挾烏兎兮雙童萬紅紛兮盈庭露半圭兮澄泓寶華舊兮扁亭煥高閣兮摘辰星蒸蕉兮荔嘗桂酒奠兮蘭湯来游兮来下鏘佩玉兮琳瑯刁斗兮沉沉土膏動兮耕耨深家瑟誦兮鳴琴詠舞雩兮古心去歸兮蓬萊覲鈞天兮泰階宜人

兮永懷相斯文兮千載偕

桂林宣成書院記　　元　藏夢解

宣成書院祀南軒東萊二先生也前朝有四大書院唐李渤五老峰下曰白鹿宋周式湘西藏室曰嶽麓河南登封縣之潁谷曰嵩陽建康路之廣舍五十楹聚書萬餘卷為曹誠舊居曰雎陽並賜敕額自是衡州則有石鼓書院道州則有濂溪書院黃州則有河南書院湖州則有安定書院徽州則

有紫陽考亭書院建安則有建安書院紫芝書院其後又有宗溪書院延平鷺洲明道書院而宣成之祠未聞也婺州有麗澤書院專祀南軒而宣成並祀無有也景定三年始以南軒東萊同升建祠加錫封爵時南山朱公經畧兩廣以南軒持節東萊垂弧實在兹土雖學有三先生祠而宣成之祀不及乃請於朝建二先生精舍敕賜宣成書院扁額此宣成書院之所自始也是年南山朱公又即

南軒先生所創郡學之西新城之東築臺立祠藏奎有閣講書有堂肄業有齋設山長職事弟子員帥漕兩司撥田租錢鹽數各有差月有課歲有養輪奐之美者十有五年適值天兵來臨凡天下地土之圖與夫人民之數悉以内附獨桂林不下由是吾夫子之宫牆二先生之精舍俱成煨燼平章史公任本道宣慰使日僅能為郡學漸復舊規而書院未暇經理遂使宣成石刻没於蓁莽宣成棟

宇化為瓦礫于兹又十九年矣余猥以晚學謬分臬寄拜謁宣聖之始即詢宣成故祠僉曰書院舊有田租自丙子後入郡學矣以故力不及書院余聞之驚歎曰郡學書院各有田租書院之租當為書院用食其租而廢其祠有司漫不加省可乎哉乃相與謀所以經理興復之起自至元甲子悉以書院之租歸宣成同志之士議以為然於是山長等共任其責不十月而棟宇新天相斯文不十日

而壐書至道學增崇士類欣躍茲蓋千載一遇也

有言於列者曰道之廢興皆關乎數始而創中而廢終而興數之不可逃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余曰不然有成敗興廢者數不可逃也無成敗興廢者道之不可泯也天地間事事物物有形之形者必有㴲無形之形者必不可朽道在事物有形之形者也道在人心無形之形者也道在天地如水之在地中無在無不在也學者能因有在者而

求其無不在者因其有形者而求其無形者斯得之矣然則求之之法當何如曰人有此心則有此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無物不備無時不存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不肖而損少特在學者能求與不能求之分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虛行待人而後行今夫子燕居堂之西偏宣成有祠前門旁廡次第而舉諸君出於斯入於斯藏修游息於斯晨香

夕燈月奠歲祭其知象宣成之像煞而左簡右編晝誦夜思曾是學宣成之學也乎學不及也與志同道合心領意會曾是心宣成之心也乎心不逮也與若猶未也則二先生格言曰學須常懷不足學忌諱過自足學聖人必學顏子學須以聖人為凖的諸君當於此求之可也曰戒自棄勉自新先朴實後辨慧進學之號有六為學之要有五諸君當於此求之可也又曰學知難而後有進工夫無

窮虛度可惜為學自飲食起居視聽言動致知力行趨實務本始諸君又當於此求之可也求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求之一月則有一月之功求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功求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先賢有云學道譬如登山登之尋丈固已勝于平地矣諸君讀其書繹其旨汲汲焉孳孳焉勉其如宣成者去其不如宣成者則沿張呂遡濂伊接洙泗使聖道之明千萬世如一日亦二先生之所喜部

使者之所望也若夫講堂未建齋廡未立庖廩未具諸君勉旃毋使九仞之山虧于一簣又吾道之幸云

清湘書院記　　柳宗監

東郊先生大名人柳開仲塗守全州日作讀書堂於北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因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郡守林岊始即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韋布之彥日月肆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郡守

程榆奏賜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燬於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興之規制畧備歲久寖以摧毀至順辛未予自成均出守是郡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覩遺構而增慨病學廩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元統癸酉乃始經營俾録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郁佐之鬻材募工仍故址度地勢之宜而布置之以位作外門甓石材固層基柱砌堂闢兩堦廡門

為重廊以陛燕居祠為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乃導之過率性堂滙燕居堂之左泉懸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瀦之作齋池上為屋五十有二楹經始於八月甲申朔明年六月甲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既判山嶽攸奠扶輿清淑之氣不有賢哲搜抉呈露發揮幽潛以貽後人則樵牧區耳否則羽流釋子居耳自有此山幾千百年始有此州宅此者幾千

百人始有先生表而出之其幸不為二氏所先卒為學者肆習之所夫道非文不傳自六籍不作百氏競出迄於嬴秦文與道俱喪雖然道在天地間若元氣不息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賈出焉班馬之流日以繁肆下逮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愈下光嶽氣判則韶濩絶響駢麗排偶極於李唐昌黎倡為古文期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越五季極於宋初先生始推尊韓子以

力挽凋敝之風而歸諸大雅穆尹繼作而後文風丕變濂溪作太極圖說横渠作西銘上遡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裏實自先生啓之先生登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丙戌來守是邦凡十典郡唯此邦有書堂他郡未聞焉予行天下歷閲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深靚麗或不讓此山若夫地勢擁抱層岡叠嶂異態横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瀑竇宫徵迭奏静觀元氣發斂化育以明此道

全體大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義以廣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丁六甲子全之人士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又焉知方來無勵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為此山增重若玆泉之放於四海者邪嗚呼文運方隆予日望之

重修宣成書院立田記

明 陳伯獻

書院之制昉於唐盛於宋前代學政未備或假浮屠氏之宫士之病於進修無所往往擇勝地搆精舍為羣居之講授其著名海内若白鹿嶽麓嵩陽睢陽是已自是濂溪河南安定紫陽清湘各有書院以祠先賢又皆出於有司之褒表我朝學校徧天下師有定員祀有隆典教有成法而生徒有常廪若無待於書院者然考古圖舊景有先哲之休

風以羽翼庠序之教其可棄置於翦滅之餘耶桂林舊有宣成書院宋經畧使朱禩孫創建以祠張南軒呂東萊二先生也入元以來屢經兵燹建而燬者再正統五年御史劉公儁復創於縣學之西舊址也弘治十七年提學僉事姚公鏌移介兩學之間立祠於前鑿池於後講課有堂肄業有齋退食有寢庖庾有次大規聿構視昔有加伯獻以晚學承乏於此睠惟斯院落成未久而漶漫隨之歲

月易邁懼益摧毁士之有志就學者貧無資給廼謀左方伯何公曰是風化之幾也咸捐俸以助於是右方伯翁公茂南憲使宗公璽叅政黄公東憲副傅公習張公祐憲僉俞公緇悉各捐俸以從事巡按御史謝公天錫聞之又欲推之悠久乃籍救荒穀贏餘置田一百一十畝以歲之入而給其需遂修射圃置穿亭壞於上者撤而瓦之剝於下者平而甓之營而繚垣塗塈而堊之列郡生徒就學

悉有廩餼貧不能存者亦賙賫焉先是院有祭田三十畝歲久并於豪强御史楊公璋復之至是祀事咸備學政增崇人心飛躍而書院煥然改舊矣慨自孟子沒斯道晦蝕千數百載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以及吾夫子之傳授者始闡明於時子朱子纘周程之緒集大成明經訓以覺斯人獨於二先生推重焉觀其同心協志以閑先聖之道毫分縷析身體力行中更學禁自信益堅

其所以扶綱常立人極關係乎天下萬世之重殊非習浮踵陋之所能為焉南軒持節於此每以興學立教為巳任東萊毓秀於此亦嘗究意於鄉邦子弟今去諸賢幾三百餘載而其書家傳人誦如日中天奈何學者徒剽竊其文以為科第利禄之媒其於窮理修身之要茫然莫踐其實豈建立書院之初意諸公風厲之盛心哉今之為教與學果能離經辨志崇本趨實挹宣成之像而學周旋俎

豆之間以舒其容循鼓舞絃誦之風以陶其氣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俾上不負朝廷樂育之恩下不孤鄉邦典型之望異時名世輩出則雖地稱荒遠亦將超越於中州豈特度長絜短而已而況涵濡宣成遺澤為書院增重不於諸公為有光乎嗚呼予日望之

修復敷文書院記

陳紀

萬歷癸未秋余叨奉上命持憲粤西備左江兵事

弭節邕管以視事之三日循故事視學閲武又一日閲城邕城之奇觀勝槩爽塏陁靡偕得游睇中有一宇寵嵸崔嵬環以古木葳蕤鬱葱矯矯焉有凌厲壓褢之象余從從官問之從官曰此新建伯王文成公平田州所創書院也自嘉靖戊子迄今垂六十年亡恙矣邇為執政所格罷天下諸路書院因改為别署然中有公像有司不忍毁猶以屏隱約而藏之余亟命有司撤其屏肅瓣香瞻拜祠

下見其院第荒蕪廟貌不朽憮然嘆曰奈何以先正經畧之地頽廢置晝墁之若此邪即上其事於三院而為檄檄有司修復之時總制兩廣右都御史郭公應聘巡撫廣西都御史吴公文華監察御史黄公鍾僉報曰可乃擇日鳩工有司僉同捐餘鏹以佑俾宣化簿蕭忠董其役前為大門顏曰敷文書院公舊所題名也手澤猶有存焉爾中為儀門又中為大堂顏曰燿德堂公所敷文降蠻處也

兩廊各翼以精舍十八楹後為後堂窿然特起前道僉事歐陽公瑜題其上曰道德功勛奉公像以居面為對越亭旁各翼以精舍如前廊式後為公遺像又最後就平衍地築臺高數尺置屋數楹其上顏曰洗心臺志公道德功勛之所自出也而各翼以餘椽樹以勁木於是門俎庭階井竈廟墺巍然煥然而公之精英靈爽怳乎若有襲於其上邑人士相與咨嗟嚮慕彙聚其中攷德問業雝雝如

也而屬記於余余惟公於我朝抱命世之才倡絶
學千載昭揭良知之旨於天下其發之而為事業
煥之而為氣節為文章載在國史天下能播之後
世能傳之余復奚庸綴言獨以公平田州之功經
畧兹土者乃其精神學派之所在有不得而泯者
耳方盧蘇王受之挾邦相反也攙搶蹶張兩江震
撼粵西蓋已糜爛於戈戟公一起而安反側之衆
若弄丸掌股間雖聖主威靈變化所及其神武不

殺之妙機先隱秘殆有神授不可得而測其端抑良知之學發越宣鬯日月霜露之照隊靡不感通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若此耶吾蓋求之而莫得其所以然矣故曰思田之功公精神學派之所在也屬工竣余既集邕人士肄業其中大會羣寮鄉大夫諸士尸祝公而告厥成天子允言官請公從祀廟廷之檄適下諸士諸大夫則又相與咨嗟嘆賞以為奇遘事蓋至是而公之學主上深知之

海内學士大夫深信之邊方之吏民又適戮力尊崇而揚厲之是天下後世之所取裁者也此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得非公精神學脉之所融液孚洽會逢其成有不可得而遏抑者歟余故備而識之以告後之君子

建瑞泉書院記

金九陛

今天子修明儒術廣厲學宫頒孝經小學於天下

令師儒董習督學使者往試士用定優劣焉蓋將化民成俗豫養其公卿大夫之才以有用也崇禎十三年春余以南户部尚書郎奉命備兵蒼梧將至鬱林諸生郊迎道左彬彬如也居無何諸生以文來謁或骨氣嶙峋或幽波曲折是殆得山水之秀發為文章者歟伏而思之鬱林古稱西甌地北枕寒山東臨信石鳳凰嶺以遶其西龍頭石以鎮其南儼然四塞之域也盍往觀乎甫出城不數武

即為南流江南流之濵有巨石石間二竇有泉出焉涓涓不竭煑茗則清瀼洒則洌州人曰此紫泉也宋淳熙故名濯纓泉嘉定間忽湧紫水識者以為文明之兆因更名然則紫泉故瑞泉也泉之左宋故有亭額之曰瑞泉云迄於今斷烟荒草半碣無存葢風土之變遷久矣舊鬱守劉君名扆丁者慨然於斯曰鬱故有興文書院昔兵憲覺齋徐公紫溪蘇公兩先生所建而今亡矣盍議於瑞泉之

側卜地鳩工庀材謀所以營度書院者無何而劉守以改授去事以不果余俯仰久之憮然曰劉守雖去所以為國家豫養此公卿大夫之才以有用者未必不肇端於此乃捐金飭勵之因進新太守潘君起鵬為竣斯役太守曰唯唯公餘輒往省之繚以周垣門櫺戸牖犂然畢舉中三楹軒敞宏麗為諸生講道課藝之所題之曰活潑潑地蓋得之心而寓之境也左三楹立晦翁朱夫子廟右三楹

募僧人居司啓閉焉其工始於十三年庚辰之夏越次年辛巳落成題曰瑞泉書院潘君請予紀其事義不可辭余為之詳其次第追其始末如此誠不欲没兩君之善亦自附於覺齋紫溪兩先生之後也

重修太平府義正社學記　　章謚

社學所以養蒙也養蒙不端則士習鮮振而况作聖之功胥於是焉基乎此社學之修亦守土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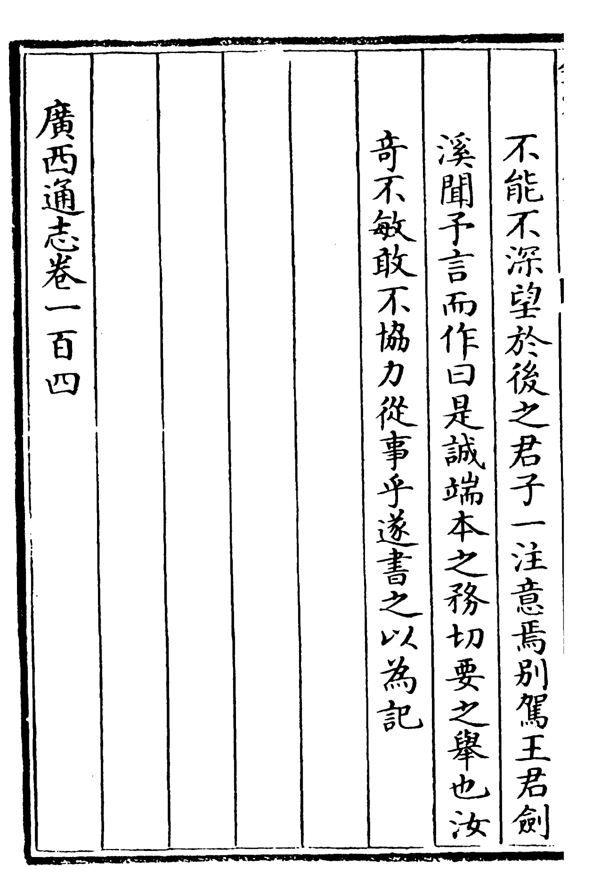
不可以已也恭惟我朝藝祖高皇帝登極之初首
先學校命天下郡縣皆建夫子宫牆所謂人倫明
於上斯風俗厚於下矣尤慮有司之不加意於此
特出璽書分遣憲臣提督其事而勅諭所載古者
鄉閭莫不有學云云大哉王言其所以為生民立
皇極為萬世開太平一何盛歟故雖荒服之區一
自改流之後即為張官置吏設學立師譽髦斯士
而廂民沾被文物之化月異而歲不同矣予奉命

典郡三年於兹凡所設施皆不足以化民成俗然
一日居乎其官則有終身不能恝于懷者雖以述
職行邁亦終不以此而自怠教養之心也𢈔民程
九垓質敏而志篤才贍而學充老於巖穴無慕乎
外一日携詩文數首來謁予喜其生長邊徼而文
采之不類編民也問其衣食所資則曰耕稼課牧
之暇惟以訓詁子姓沈酣書史而已予乃特出意
見激奬其居署曰幽垣而别其稱曰逸史云乃者

以社學傾倒乞修整予諾之而未遑也則曰本府社學僅二其一在上郭其一在下郭名曰仁育名曰義正皆建自周公允而義正已閱一紀學務未興垣屋頹毁敢告執事顧卒圖之因命鳩工庀材百堵版築有門可以時啓閉有瓦可以蔽風雨閱月竣事吉日惟戊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相與呫畢鉛槧其中葢彬彬乎絃誦之可觀也乃出諸幼稺而命之曰果行育德太守之責也發包困

擊師資之權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爾小子之所當研幾也孟子曰有為者亦若是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二三子藏修游息日以記誦章句為功變化氣質為尚如入孝出恭之訓灑掃應對之節已具載小學題辭優而泳之有餘師考之通志太平風俗士有禮義之習民無受田之家予方喜汝父兄樂教子弟而又憫汝童稺分釁之尚早也既葺學宫以振邊庠復浚溝洫以成稼穡而崇

德廣業可不於山下之險而寓養正之功乎又嘗
披於易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麗江之郡漢屬交趾自
唐宋至元皆土秩惟我朝太祖毅然改流雖民夷
雜處而沐浴皇仁日久材賢漸出由是觀之則仁
育義正二社學豈非革俗為政之首務歟顧名思
義可不勉諸詩亦有言弗替引之小子有造則亦


不能不深望於後之君子一注意焉別駕王君劍溪聞予言而作曰是誠端本之務切要之舉也汝奇不敏敢不協力從事乎遂書之以為記